

武

道



司马翎武侠小说精品系列

25

【台湾】司马翎 著



下

武

道

下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

# 目 录

- 第一章 绝色名伶倾国城 (1)
- 第二章 抽丝剥茧断无明 (23)
- 第三章 量天神尺破迷阵 (47)
- 第四章 孰正孰邪论忠佞 (69)
- 第五章 情丝难解暗神伤 (92)
- 第六章 锁枷脱却道无名 (115)
- 第七章 智计无俦天地动 (138)
- 第八章 竹林秘屋隐仙踪 (161)
- 第九章 真假巾幗设陷阱 (184)
- 第十章 鬼使神差秘门中 (207)

- 第十一章 惺惺相惜始英雄 (237)
- 第十二章 剑门十八鬼神惊 (252)
- 第十三章 真伪难辨假亦真 (275)
- 第十四章 石洞仙府藏玉人 (298)
- 第十五章 唇枪舌剑敌丧胆 (321)
- 第十六章 调虎离山擒奸贼 (344)
- 第十七章 三雄逐鹿定输赢 (366)
- 第十八章 嫣然一笑迷心魄 (389)
- 第十九章 孤雁离群声亦悲 (412)
- 第二十章 此情已逝不可追 (435)
- 第二一章 多情自古伤别离 (458)
- 第二二章 单身只影魔狱黑 (485)
- 第二三章 热血侠少怒拢刀 (504)

- 第二十四章 侠女相见双展眉 (527)
- 第二十五章 竹林秘门显奇招 (550)
- 第二十六章 英笑英雄亦低头 (573)
- 第二十七章 身临绝境神捕现 (595)
- 第二十八章 隐林密处解疑团 (617)
- 第二十九章 连环巧计敌不堪 (641)
- 第三十章 双剑和璧破血坛 (664)
- 第三十一章 聪明反被聪明误 (687)
- 第三十二章 恩仇泯却一笑间 (710)

## 第二十二章 单身只影魔狱黑

廖同和果然没再开口，眼中却充满了怨毒与不满，仰首喝了一大口酒。薛芸芸却自动走到廖同和他们身旁，道：“来！我陪你们喝两盅……”

可是当她撩起衣袖，伸出雪白的玉手，准备取杯喝酒之际，刘纲却大声道：“不准你碰杯子！”

薛芸芸诧然望着他，道：“怪啦！莫不是我也惹了你？你为什么不准我喝酒啊？”

刘纲经她这一抢白，一时语塞，只好又道：“我说不准就不准，你听见没有？”

这时薛芸芸已取杯在手，她看了廖同和他们三人一眼，理都不理刘纲，只一仰螭首，便将一大口烈酒灌了下去。

酒才一入口，薛芸芸但觉又苦又辣，喉头像火烧的一样，一口气呛在那里，逼得她忍不住咳了起来。

但她却装成蛮不在乎的样子，道：“好酒！真够劲呀！”

她的举动和言语，引得廖同和等三人大笑不已。

他们三人纵声一笑，又将紧张的气氛冲淡了不少，刘纲居然没有再出言不许薛芸芸喝酒。

薛芸芸干脆也席地而坐，学着廖同和他们的样，一手拿肉，一手提酒壶，兴高采烈地喝将起来。

她一面喝一面和廖同和他们谈笑风生，使场面渐渐热闹。

在一旁的刘纲摇了摇头，干脆侧着身子，喝自己的闷酒。

过了一会儿，薛芸芸突然压低声音道：“你们可知道我为什么过来陪大家喝酒？”

彭兼道：“是不是犯了酒瘾？”

薛芸芸“呸”了一声，道：“我平日滴酒不沾，那来酒瘾？”

廖同和道：“那么是为了什么原因？”

薛芸芸笑道：“为了替你们出一口气，相信吗？”

汪元一是三人中较有智计的一位，他想了想道：“你爱喝不喝是你的事，不必在这里搬弄是非！”

薛芸芸眸中透出委屈的神色，道：“你说我搬弄是非？”

汪元一道：“我们跟老大之间的事又没关系，你说什么替我们出口气，这不是存心在我们之间搬弄是非吗？”

薛芸芸咬了咬下唇，道：“算了，我不应该喝了几口酒，便语无伦次了……”

她的言语和表情，甚是引人怜悯。

使得汪元一也不好意思再出言逼她。

薛芸芸表露出索然无味的样子，徐徐站了起来，一句话也不说，便离席走出庙门口。

彭兼见状首先站了起来，对汪元一道：“你这小子怎么这么多嘴，好好一场酒被你搅得不欢而散，你说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汪元一道：“老二！你不必那么凶，这妞儿你惹不得！”

彭兼道：“放屁！你他妈的存心呕老子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”

他骂了一句之后，就要举步走到庙外，背后却传来刘纲冷冷的声音，道：“老二！你到哪儿去？”

彭兼道：“出去透口气呀！”

刘纲又冷冷喊他道：“回来！你喝你的酒，外面没你的事！”

彭兼抗声道：“可是，老大！那妞儿一个人在外面，被她溜走可就惨了！”

刘纲一纵而起，道：“那也没你的事！”

他整一整衣裳，撇下发愣的彭兼，自己往庙门口走出去。

袁兼指着刘纲的背影，“呸”了一声，道：“他妈的！癞蛤蟆也想吃天鹅肉，真她妈的令人呕心，呸！”

廖同和笑道：“老大是癞蛤蟆，老二你嘛是干醋瓶子，哈哈……更是要



人好笑！”

彭兼正在气头上，哪禁得住廖同和的嘲笑，“啪”的一个巴掌便打过去。

这个巴掌打得廖同和一个踉跄，歪歪斜斜地坐了下去，抚着脸在地上发楞。

那彭兼嘴巴却还不放过，兀自骂道：“怎么样？你敢笑老子是干醋瓶子？你不要命了，你！”

廖同和没有回答，却恨恨地付道：“好，你姓彭的既然不给我情面，我姓廖的不整死你誓不为人！”

这时汪元一去过来劝道：“你们都不必吵，难道你们一点也没有感觉出我们今晚的情绪大异寻常吗？”

彭兼道：“我们今晚的情绪又有什么奇怪之处？”

汪元一道：“你们说，咱们兄弟相处了这么多年，几时为了像今晚这些鸡毛蒜皮的事闹得这么凶？”

这句话把彭兼和廖同和说得齐齐动容，彭兼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是呀？今天晚上怎会那么邪门，动不动就想发一顿脾气？”

汪元一笑笑道：“老二！你想到有什么不对了吧？”

彭兼道：“是有点不对，先是老大不对劲，后来我和老廖也感到烦躁不安，这是为什么呀？”

汪元一道：“这都是为了那妞儿之故！”

彭兼讶道：“我怎会没有这种感觉？”

汪元一道：“你当局者迷，当然不会有那种感觉，其实我们从刚才到现在，情绪都控制在那妞儿之手……”

汪元一怕彭兼和廖同和不相信，遂又道：“依我旁观之见，那姓薛的女子，很喜欢控制他人的心绪，她的一言一行全针对咱们的喜怒哀乐而发，因此大家便被搅得神魂颠倒。”

彭兼想了一想，道：“老汪说得很有道理，这么说，那姓薛的女子，莫非有什么邪术？”

汪元一道：“她哪有什么邪术？”

彭兼道：“既然她不会什么邪术，咱们的心绪怎会被她控制住了呢？”



## 武 道

汪元一道：“实际上这没有什么奇怪之处，一来那妞儿美艳动人，使人一见到她的面，便生了怜香惜玉之感，二来她也能以言词煽动人的情绪。”

彭兼道：“汪兄说的有理，这么说来，我们该先劝刘纲别中她的圈套……”

汪元一道：“对！我们先得研究一下，要不然一句话不中他听，以后就很难说服他！”

于是他们三人围在一起，七嘴八舌研究应该怎么样才能说服刘纲远离薛芸芸。

三人正说得入港，庙门外却突然传来一声凄厉的叫声，彭兼第一个嚷道：“外面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汪元一比较镇定，道：“这声音听来是薛姑娘所发的，咱们结伴出去看看个明白再讲！”

他言犹未尽，门外却撞撞跌跌地闯进了刘纲。

但见他上半身染满了艳红的鲜血，两手摸住太阳穴，瞪大了骇人的眼睛，张着大嘴巴喘气，人歪歪斜斜的像灌饱了黄汤的醉汉，就差那么一点没仆倒。

汪元一他们三人被刘纲的样子吓了一跳，廖同和迫不及待地冲过去扶住刘纲，大声道：“老大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刘纲的喉头一阵颤抖，嘴巴张得奇大无比，就是发不出声音来。

廖同和等人七嘴八舌地问了好几句，只见那刘纲两眼一翻，一句话也没吭，便咽了气。

廖同和将刘纲的尸体放在地上，仔细检查刘纲的伤口，发现他的太阳穴上钉了一根短小精致的金钗。

他将金钗拔起来，道：“老大会不会是遭了那妞儿的毒手？”

汪元一道：“咱们不必在这里瞎猜，赶快将那丫头追回要紧！”

汪元一一言点醒了廖同和与彭兼，三人立刻取了自己的兵器，往庙外冲了出去。

可是当他们才冲到庙外，却发现再也找不到薛芸芸了。

且说薛芸芸以金钗杀死刘纲之后，望着天上点点繁星，朝北走了过去。因为没有刘宾在旁，因此她用不着掩饰自己的武功，朝官路疾行，速度

快逾奔马。

可是当薛芸芸前行不及五里，却发现背后有人也已经快速追了过来，令她大为悚然。

薛芸芸一面加快脚步，一面暗地思忖跟在背后的那人的可能来意。

使她觉得讶异的是，追在她后头的那人，一点也没有掩藏他的行踪，好像根本就不在乎被薛芸芸察觉出来。

薛芸芸心想：这人既不怕败露他的行踪，可见得不是自恃他的武功高过自己，就是对自己没有怀着敌意。

薛芸芸估量一下她自己与那人的距离，大约有半里多远，她深信只要突然舍下官道，穿入路旁小径的话，借着夜色，应该可以将那人甩脱才对。

但薛芸芸并没有这样做，她决定不管那人是敌是友，也应该会一会他，因为她极须知道赛诸葛的行踪之故。

于是，薛芸芸放缓了脚步，使背后的人能够赶上她，同时她扣住两枚金钗，小心戒备着。

背后那人果然很快地赶了上来，在距离薛芸芸五、六丈远之处，急急叫道：“姑娘！请你等等在下呀！”

薛芸芸一听见那人的声音，立刻停步回身，欢声道：“来的可是谭大哥？”

说话之间，那人已奔至薛芸芸跟前，一面扯下蒙面巾，一面道：“姑娘，这一天来，真叫在下急死了，你无恙吧？”

薛芸芸歉然道：“真对不起！谭大哥，你也无恙吧？”

那人原来是忍书生谭扬，只听他道：“在下受了点小伤，没什么关系！”

薛芸芸道：“你受了伤了？伤在什么人之手？”

忍书生谭扬道：“唉！说来惭愧，在下白日里在前面一处小镇，遇到了陈公威手下的围攻……”

薛芸芸奇道：“莫非是为了竹林院慕由全那厮的事情？”

谭扬道：“是呀，姑娘怎会知道？”

薛芸芸道：“我是从施本才白天之言联想到你！那么，施本才几次所碰见的那蒙面黑衣人也就是谭大哥你了？”

谭扬点头道：“是的！在下因为不愿暴露真面目，只好蒙面行事，这两

## 武 道

天来，在下有愧职责，没有好好保护姑娘，还得请姑娘饶恕！”

薛芸芸道：“谭大哥说哪里话了，都是我连累你！”

两人客套了一阵，薛芸芸又道：“谭大哥追上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吩咐？”

谭扬道：“并没什么事，只是在下受伤之后，一个人突围而逃，然后找了一处僻静的地方，将内伤稍微疗治，又急忙赶到现场寻姑娘，找了半天就只看到姑娘留下的暗记，在下便寻了过来。”

薛芸芸道：“那么谭大哥你一直没再碰见施本才了？”

谭扬道：“没有，要不是那姓施的通知了陈公威，在下也不至于被围，哼！姓施的再叫在下碰上，我倒要好好问问他是什么意思！”

薛芸芸道：“谭大哥误会了，施本才通知陈公威之举，原是一番好意，只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另有其他目的，才使谭大哥受伤，说来也不能怪他！”

于是薛芸芸将施本才误会陈公威将可保护她之事说出来，并提到事后施本才因气愤陈公威摔下她不管，因之气得失去神智之事。

谭扬听到薛芸芸的解释，顿时释然，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们不应该撇下施本才不管，因为竹林院绝不会放过他！”

薛芸芸道：“是的！我正因为此事大是担心，谭大哥你来得正好，只不知谭大哥愿不愿替我办这件事？”

谭扬道：“找回施本才是不是？在下义不容辞！”

他顿了顿，又道：“找到了施本才之后，又该怎么办？”

薛芸芸道：“找到他之后，便将他护送到宣城郭庄，交给咱们的人保护！”

谭扬道：“在下理会的，此事就交给在下去办，不过这一来在下就不能随护姑娘左右，这怎么可以？”

薛芸芸道：“这不妨事，我这条命还没有人敢取，谭大哥不用担心！”

谭扬想了一想，道：“姑娘最好将行踪先告诉在下，待在下办完事之后，再赶回与你会合好了！”

薛芸芸道：“我决定追蹑赛诸葛，并设法与刘宾会合，你从竹林院那帮人口中，就可以探听到我的行踪！”

谭扬道：“在下明白了，刘宾的行踪等于姑娘的去处，在下会很快赶回，

那么，在下告辞了！”

他双手一抱，转身就走，薛芸芸说了一句“保重”，也离开了两人会面之处，继续往北而去。

当晨曦来临之际，薛芸芸也来到了扬州府属的一个小镇。

她因为连夜赶路，微觉疲乏，因此一步入镇内，便信步走向一家客栈，想略事漱洗休息再赶路。

这时正是“鸡鸣早看天”的时辰，客栈里里外外忙乱得很，伙计们进进出出，忙着伺候旅客离店登程。

是以薛芸芸站在店门内很久，仍然没有店伙出来招呼，任她一个人不知如何办是好。

那些出门的旅客，折腾大半个时辰，才渐渐稀少，这时店小二才有空闲过来招呼薛芸芸。

薛芸芸很耐心地等候着小二打扫出一间净房来，一面浏览那些行旅商贾忙乱的情形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店内又走出一批行旅，这批客人甚是惹人注目，因为个个虎背熊腰，恶行恶状，像一批凶神恶煞。

加之他们一共有六个人之多，而且每个人都带刀佩剑，一望而知都是江湖人物。

那六个人一走到店门柜台之前，便发现薛芸芸一个人坐在柜前，不禁都露出愕然的神情，且一齐停步站住。

薛芸芸微皱黛眉，没有理会他们。

可是那六人之中，却有人朗声道：“我说汤老大！咱们一大早出门，就碰上这位美得出奇的妞儿，可真是个好征兆呀！”

那人这么一说，其余的人登时起哄，而且越说越下流，竟然将薛芸芸当成勾栏中的女人。

薛芸芸修养再好，这时也不免心里有气，正想变脸发作，那店小二却已过来请她进内歇息，因此薛芸芸忍下那口气，昂然随那小二进去。

薛芸芸一进内院，那六个人在背后嘀咕了一阵，也就结账离去。

那客栈地方并不大，前前后后也只有三间净房三间通铺而已，薛芸芸选了右首那间比较宽大的净房，略略漱洗，便斜卧在木板床上假寐。

## 武 道

两三天来，薛芸芸第一次捞得静处独思的机会，因此她虽然微感乏累，却仍然没有睡意。

她合着双眸，思潮汹涌，将这几天来的情势重新调理了一次，然后细细付量下一步的计划。

薛芸芸心知自己不论现在或未来的行动，完全须靠她自己一个人之力，绝对无法获得同伴的公开支援。

她知道莫家玉的这项安排，是为了掩护她的身份与任务起见，换句话说，莫家玉决定派她深入刘宾的身旁之前，便已决定由她自己去应付所有危机。

虽是如此，但薛芸芸并不畏缩，她很清楚她的同伴，虽则没有公开协助她，可是只要她发出求救信号，随时都会有人救援她的。

但薛芸芸宁可自己应付所有危机，也不愿劳动同伴出面，因为只要有人公开帮助她，那么她的身份立刻就会泄露，她的任务也就无法达成了。

基于这个理由，薛芸芸的每一步均不能不小心策划，易言之，她要在没有人协助的情况下，独力完成盗取刘宾等奸贼通敌密件的任务，就须格外谨慎。

薛芸芸一阵沉思，不觉昏昏睡去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她在睡梦中突然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，霍地发觉。

薛芸芸一醒过来，立刻一跃想起，不料她才一挣扎，只觉得头重脚轻，四肢酥软，人便栽到地上去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房门“砰”一声被人踢开，有两名彪形大汉，大步走进了房间。

薛芸芸虽因中了迷香使不上半点力气，但她神智依然清醒，抬眼一望那两名不怀好意的不速之客，霍地发现原来是清早碰见的那六名江湖人物之二。

只见那两人一前一后，走到薛芸芸之旁，其中一人迅速取出一条麻袋，张开袋口，兜头将薛芸芸一套，一下子便将她装入袋中，手法纯熟老练，看来老于此道。

薛芸芸被装入袋中之后，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，心下大为悚然。

她只觉得那人已将袋口扎牢，然后背着她往外走，在袋中的薛芸芸，已

知道这些人原来是特地来劫人的。

这些人劫她的目的是什么？

薛芸芸暗自思忖：如果这些人是江湖上专事拐人贩卖的败类，那么她这次被劫，危险性就不会太大。

万一这些人不是拐子，事情就没有那么单纯，道理很简单，不是拐子的话，就有可能牵涉到竹林院。

因此薛芸芸忧心忡忡，一路上算计着这些人的来历，生恐落入竹林院的手中。

大约走了一个多时辰，薛芸芸倏觉被放了下来，然后袋口被人打开，灌进一股清香的新鲜空气。

麻袋很快地便完全褪下，薛芸芸眼角一亮，却发觉自己被带到一座庄院的花厅之中。

她心里正在纳闷，不多时出来两名女婢，一左一右地将她扶了起来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半拖半拉地将她押到一处看来专供关人的柴牢里。

那两名女婢将薛芸芸推进牢内，然后将牢门重新带好，转身便离去。

薛芸芸躺在黝黑的牢中，好一会儿才习惯那昏暗的光线，渐渐地可以看清近处的景物。

首先她发觉牢内并不是只有她一个人，在她的四周还或坐或卧的关了五名女子，而这五名女子虽然垢面褴衣，但个个竟都是美得出奇。

薛芸芸心里正在纳闷，人丛中传来一声娇甜的声音，道：“那位姐姐你不必担心，这些强盗不至于对我们无礼的！”

说话的人是一位十七、八岁的紫衣少女，长得美若天仙，尤其那对乌黑黑的眸子，深邃含情，别有一番美丽的韵味。

薛芸芸不禁多打量她两眼，那少女却含笑道：“姐姐你可是不相信我的话？”

薛芸芸道：“我没有不相信，我只是有点奇怪！”

那紫衣少女坐了起来，打断她的话，道：“是了，姐姐一定奇怪我落在这个地步，还一点也没有惊慌惧怕的样子，对也不对？”

薛芸芸道：“你很聪明，一猜便中，我正是为这事觉得奇怪！”

那紫衣少女一听见薛芸芸夸她，居然很开心地笑了起来，她那迷人的笑

## 武 道

容，登时感染了牢中的其他人，使牢中气氛轻松了不少，她道：“我家小姐一直都说我笨得要死，没想到姐姐会夸我聪明……”

薛芸芸听了她的话，才发觉那紫衣少女的打扮，原来是人家的婢女丫环的装束。

那紫衣少女又道：“姐姐！你长得漂亮极了，除了我家小姐之外，我很少看到像姐姐你这么美丽的女子！”

薛芸芸从她的言语中，发觉那紫衣少女一定非常钦仰她家的小姐，于是，笑笑说道：“我哪及得上你家小姐！”

她这话原是客气话，不料那紫衣少女却道：“是的！我家小姐不但人长得好看，而且还会武功！”

她说到这里，突然改口道：“姐姐你会不会武功？”

薛芸芸摇摇头，那紫衣少女才又道：“我猜得出你不会武功，因为天下间很少有人像我家小姐那样，既美丽又会武功的女子，姐姐你说是不是？”

薛芸芸不愿扫她的兴，只好漫声道：“是的，的确很少有你家小姐这种人！”

那紫衣少女闻言，立刻浮现欢悦之表情，道：“所以我虽然被那些强盗抓到这里来，但我一点也不担心，因为我家小姐知道我失踪之后，一定会设法将我救出去的，到时我会央请我家小姐也将你们救走！”

她说得很有把握，薛芸芸此刻才明白何况她落在这种险境，依然没有慌乱骇怕的原因。

她心想那紫衣少女既然那么信任她家小姐的武功才能，那么她家小姐很可能是武林人物。

她是谁？薛芸芸不禁问道：“你家小姐的芳名是什么？”

紫衣少女凑近悄声对薛芸芸道：“我说出来，不管你识与不识，都不准到处张扬，你做得到吗？”

薛芸芸觉得这紫衣少女既有如此警觉心，但却还想对像她这样的陌生人说她家小姐的名号，实是有点矛盾。

她心中对那紫衣少女自相矛盾的言行，大是好奇，正暗自思忖之际，那紫衣少女又细声说道：“我因为看得出姐姐你必是个好人，才大胆坦白说出我家小姐的名号，希望你不论如何，要记住我家小姐的名字！”



薛芸芸讶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你看不出此地是龙潭虎穴吗？”

薛芸芸道：“你刚才还安慰我此地没啥好怕的，现在怎又说是龙潭虎穴？”

那紫衣少女向旁边的其他少女啾啾嘴，道：“我实是为了安慰那些人，因为我忍受不住她们不停地哭哭啼啼！”

她很快的又说下去，道：“我看得出姐姐与她们不同，所以对你说出实话。”

薛芸芸道：“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是你还没有说明要我记住你家小姐名子的原因！”

紫衣少女立刻道：“因为我计划今晚找机会破牢而逃，届时你可以和我同逃，只要我们两人之一能够逃离此地，我家小姐便有办法来此将这些人消灭掉，救出其余的人……”

薛芸芸恍然道：“原来如此……不过，如果不幸只我一个人逃离此地，我应该如何才能与你家小姐联络上？”

紫衣少女迅速道：“待会我自然会告诉你，你现在说说看，有没有胆量同我一齐逃？”

薛芸芸浅浅笑道：“你能看上我而邀我陪你一齐逃，自然是相信我有胆量之故，对也不对？”

紫衣少女欣然笑道：“我就知道我的眼光不会错，姐姐答应了？”

薛芸芸道：“原则是答应了，但我须得先听听你的计划，才能做最后的决定……”

紫衣少女很快地将她的计划说出来，薛芸芸听了之后，提出了几点修正，两人很快地达成协议，决定按步骤逃走。

紫衣少女像是完成了一件得意的杰作，道：“看来今晚咱们必会成功的……”

薛芸芸却冷冷道：“你完全没有考虑到我有可能是那些人派来的人吗？”

那紫衣少女耸耸香肩，很轻松地道：“我一点也不在乎这点，因为我别无选择，何况你如果是那些强盗派来的人，我也无所谓，逃得掉固然最好，逃不掉大不了再被关起来，对也不对？”

## 武 道

薛芸芸道：“嗯，你的确算计得很好，逃不了于你无损，当然应该试一试！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那你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？”

薛芸芸笑道：“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不应该相信你？”

她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比如说，万一你利用了我之后，逃离了此地，而我却不幸没能逃走，你是不是会遵守诺言，找你家小姐回来搭救我？”

那紫衣少女道：“除非你不想逃走，否则这事你也别无选择，换句话说，你不信任我也不行，是不是？”

薛芸芸沉吟一会，又道：“看来确是如此，不过我纵使相信你会遵守诺言，也不敢肯定你家小姐是不是如你所称的，确有能力强来搭救我？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我家小姐的能力，你大可不必怀疑，我先问你，你是不是江湖中人？”

薛芸芸道：“坦白说，我虽不算是江湖中人，但对江湖中事还知道不少！”

那紫衣少女道：“那敢情好，这样的话，我说出我家小姐的名号，你便可知我家小姐的才智武功了……”

她压低了声音，才又道：“我家小姐便就是来自西南秘门的杜剑娘！我是她的随身侍婢紫娟！”薛芸芸听到杜剑娘三个字，心弦大震，她真不敢相信杜剑娘会突然在这扬州府出现。

但她并没有将内心的骇异表现出来，道：“杜剑娘这个名字，我却是听说过，只是你们怎会跑到这扬州府地界来？”

薛芸芸自然不晓得她此刻所碰见的杜剑娘，与她在杏林渡口碰上的那个不是同一个人，所以才有此一问。

紫娟却道：“这并无奇怪之处，我和小姐利用十天的脚程，一口气自西南赶到这里，没想到纰漏出在我身上，小姐找不到我一定急死了！”

她说话的神情甚是焦急忧虑，使人一看，便联想到杜剑娘为她着急的神态，必定像她所说的一样。

薛芸芸虽然对杜剑娘的突然在扬州出现一事，还有相当的疑问，但她已经没有心思去推测其事，因为她必须先设法逃离柴牢。

于是她对紫娟道：“我决定今晚陪你一起逃走，但是我们应该先设法了